

蘇東坡

张旭军 著

断案传奇

密州篇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蘇東坡

张旭军 著

断案传奇

密州篇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东坡断案传奇·密州篇 / 张旭军著. -- 昆明:
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222-10260-6

I. ①苏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01765 号

出品人 刘大伟
责任编辑 董郎文清
责任校对 董郎文清
装帧设计 西里
责任印制 洪中丽

书 名 苏东坡断案传奇·密州篇
作 者 张旭军 著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 650034
网 址 www.ynpph.com.cn
E-mail 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 787×1092 1/16
印 张 31
字 数 600 千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排 版 昆明滇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
书 号 ISBN 978-7-222-10260-6
定 价 36.80 元

尊敬的读者: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发行部电话:(0871)4191604 4107628(邮购)

目 录

第一卷 东君街

一	初到密州府	1
二	先生失踪案	4
三	兄弟起争执	9
四	东君阁掌柜	11
五	苏仁斗泼皮	14
六	小事变大事	18
七	廖家庄命案	23
八	美食一条街	28
九	闲时躲猫猫	31
十	公道在人心	36
十一	节外又生枝	43
十二	为虎作倖者	46
十三	市井探消息	49
十四	奸恶露真相	53
十五	正气冲云天	60

第二卷 渭城曲

一	方府	63
二	阳门	67
三	问案	73
四	喜宴	79
五	宿怨	85
六	争风	89
七	壁画	94
八	凶手	101
九	动机	106
十	阴谋	112

第三卷 金乌社	
一 坟茔鬼火·····	119
二 金乌疑案·····	125
三 白骨游魂·····	136
四 铁佛古寺·····	149
五 柳影花荫·····	158
六 常山祈雨·····	166
七 命案之后·····	176
八 《琅琊国志》·····	189
九 古塔玄机·····	198
十 金乌真相·····	208
十一 千古之谜·····	219
短篇一：茶馆·····	223
短篇二：西域宝马·····	234
第四卷 六月霜	
一 张文瑾送客闹失踪·····	247
二 苏子瞻查案赴安丘·····	253
三 苏仁市井间觅疑踪·····	257
四 苏公监牢内断奇案·····	264
五 见女鬼引出蹊跷案·····	270
六 受酷刑蒙受不白冤·····	273
七 拿凶手苏公揭真相·····	277
八 见青天余林蒙昭雪·····	282
第五卷 佛珠案	
一 牡丹花开·····	286
二 檀木佛珠·····	291
三 夜叉悍妇·····	295
四 买铁思金·····	300
五 无相庵院·····	308
六 别院通幽·····	319
七 善财教主·····	327
八 幕后主谋·····	335
九 前仆后踣·····	339
第六卷 东邻酒肆谋杀案	
一 东邻酒宴·····	344

二	死亡约会·····	350
三	神秘女人·····	357
四	一波又起·····	364
五	美女杀手·····	370
六	分桃之爱·····	374
七	引蛇出洞·····	380
八	惹火烧身·····	383
九	尺牍真相·····	388
十	抱残守缺·····	393
第七卷	勾魂令	
一	青铜佛像·····	397
二	白日见鬼·····	401
三	死亡名单·····	406
四	匪夷所思·····	411
五	原来如此·····	416
六	天道奥妙·····	421
第八卷	黑龙玉	
一	王家园苏公赴会·····	427
二	望衡亭苏仁遭陷·····	431
三	窟穴现谋逆旧事·····	437
四	刺客漏帮会新谋·····	442
五	苏仁中计生机智·····	447
六	苏公推论出奇思·····	454
七	将计就计知内乱·····	459
八	见怪非怪觅玄机·····	465
九	玄又玄苏公犯难·····	470
十	计中计教主现身·····	474
十一	黑龙玉真相大白·····	481
十二	机密图原形毕露·····	485

第一卷 东君街

一 初到密州府

《苏东坡全集》第六卷《策别一》中说道：

……如今州县的官吏，当他受贿枉法的时候，就要受到除名杖配的惩罚。而当他的官爵不够用来赎罪的时候，就会被带上枷锁，受到鞭挞，这是天下人公认的奇耻大辱。但士大夫中却依然有人敢于冒如此大的风险受贿，这是为甚么呢？是他们心里有所不服。如今一些高官做坏事，就不仅仅是在簿书上的米盐出入之间做手脚可比的了，他的地位越高，所造成的危害就越大；他的权利越大，属下就越不敢举报他。

假如有幸能碰上一个不畏强权的刚直之士敢于站出来，竭尽全力去制止他，又有幸没有受到上上下下的阻碍干扰，终于认定了他的罪行，那么他所受到的处罚，也不过是罚金，即使是罚金，也是寥寥无几的。他的罪行重大，而所受到的处罚却不能损伤毫毛。在公卿将相之中实施刑罚如此草率，而对于州县小吏却如此严厉。这样实施法令，难怪天下的人心中不服。实施刑罚而不能令人心服，即使是刀锯斧钺摆在面前，也会有人铤而走险，更何况只是带上枷锁，受到鞭挞呢？

如今法律相当繁冗，如果逐条看这些处罚条款，几乎一抬脚就会触犯法律，而那些高官犯了法，却并不感到害怕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天下议论此事的人都说：自古以来，国家就有制度，说“刑不上大夫”，所以对待大臣不能用法律来惩罚。唉，古人所说的“刑不上大夫”，难道是指大夫以上的高官犯了罪却不受到惩罚吗？

……所以说，严明法律应该从朝廷大臣入手，那么其他官吏就不敢犯法了。

大宋神宗熙宁七年，苏轼任知密州军州事。

密州，即今之山东省诸城，因上古名君舜帝生于城北诸冯村而得名。汉代置县，宋代为州治所在地，辖诸城、安丘、高密、莒县、胶西五县，区域相当于今潍坊市的诸城市、安丘市、高密市，日照市的东港区、五莲县、莒县，临沂市的

莒南县，青岛市的胶州市、胶南市等地。自古以来，密州地灵物阜，贤士辈出，潍河两岸，地势平坦，草木繁茂，六畜兴旺；东南沿海，舟楫便利，盐业兴旺；西南丘陵，群山连绵，清泉股股，山清水秀，气候宜人。

苏公初到密州，每日忙于公务，可谓不遑暇食、焚膏继晷。尤其是前任知州任翼任大人到京城升任为礼部判部事侍郎，却留下了颇多诉讼案宗，令苏公很是头疼，幸得密州府司理参军齐默濂在一旁帮忙理顺，爬梳剔抉，清源正本，终于得以分星擘两。

这齐默濂是彭州人氏，三十七岁，身材高大，脸稍胖，两颊留着短短的黑须，嘴唇厚大，双眼微眯，却炯炯有神。他为人随和寡言，身着洗得有些发白的官服，手指白皙而修长。齐默濂在密州府司理参军任上已经有五年了。

苏公初来乍到，很是欣赏这位川蜀同乡。所谓美不美，家乡水；亲不亲，故乡人。因着老乡的关系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宛如多年的好友，亲近了许多。其间，齐默濂又说及密州的风土人情、历史衍变、民间掌故等等，令苏公在短短数日内便知道了密州府的大体情形。

前任知州任翼为何留下这么多未结的诉讼案宗？这一问题令苏公甚是疑惑。他觅机询问齐默濂，齐默濂犹豫再三，方才委婉道出了缘由：约莫半年前，本来配合默契的知州任翼大人与通判刘廷式大人不知为何，生了芥蒂，往往因为同一桩事情，两人各置一喙，甚至于争吵不让，致使诸多诉讼悬而未决。

苏公顿时醒悟，心中苦笑：同一州府的官吏，却拳中搦沙，钩心斗角，互不买账。如此，非但令下属官吏左右为难、不间不界，诸多政事也难以实施，如此又怎能治理好州郡呢？有些民事诉讼居然一拖两三年，甚至四五年，没有丝毫结论说法，任期一满便将一堆热山芋一把推给了下任知州。若这新任知州也是个伴食大人，便会以新来不知情为由，将事情轻巧地推托给前任，省却许多麻烦啰唆，宛如踢蹴鞠一般。言来说去，最倒霉的人自然是那些无辜的百姓。

通判刘廷式大人究竟是何等人物？苏公有心会他一会，可惜却见不着。原来，苏公抵达密州府城之时，府衙众官员公吏都来迎接，唯独不见通判刘廷式。有官吏相告，通判刘廷式大人因母亲病重，告假两个月，三天前带着一名随从回原籍齐州历城去了。

今从齐默濂的话语中得知，这刘廷式与前任知州大人甚是不和，足见此人不同寻常，不可小觑。他在我苏轼抵达密州府城的三天前告假回乡，是确因其母病重，还是有意回避呢？莫非是想给我苏轼一个下马威，令众人知晓，他分明不将我这个新任知州放在眼中？若刘廷式是这般神机鬼械之徒，往后与他相处还须小心谨慎些个。

苏公早已厌倦了京城官场上的尔虞我诈、明争暗斗，一心只想到地方州府为百姓做些实事，谋事而不谋人。若在地方州府遇到这般狡诈难缠的官员，恁地无

趣。苏公心中很是惆怅，忽然想起弟弟苏辙在齐州府任掌书记，当夜便修书一封，恳请弟弟苏辙暗中打探刘廷式的为人。

齐默濂又告诉苏公，任翼大人在离任之前，有一桩事情却甚是坚决，毅然决定，力排干扰，终于得以实施。苏公追问是何事。齐默濂细细相告。原来，前任知州大人任翼有一个爱好，喜欢烹饪品尝美食，故而常常寻访民间美食或厨师名家，乐此不疲。去年，任翼大人倡议在城东修建一条街，街中汇聚密州府并诸县的传统美食，又兼以游玩观赏，以此广纳商贾，弘扬我密州美食之名，人称美食一条街。

苏公捋须点头，颇为赞同此举。原来，苏公也是美食大家，闻听说这美食一条街，心中不免神往，又追问相关情形。齐默濂笑道：“亏得任大人动心忍性，坚持己见，并召集密州府数十名能工巧匠，统一谋划设计建造，又为其命名为：东君街。取旭日东升之意。这东君街的店铺门面、楼阁亭院，古朴而高雅，大气而精致。许多商家已迫不及待地开张营业了，但主体阁楼东君阁尚在油漆中，待数日后便可完工了。开张之日，东君阁大东家方大掌柜定会来请苏大人前去剪彩悬匾。默濂以为，这东君阁必将成为密州府第一胜景。唉，只可惜任大人升任到京城去了，不能亲眼目睹盛况呀。”

苏公微微点头，端起茗碗，揭开碗盖，轻轻饮了一口，低声嘀咕着屈原的《九歌·东君》。忽然，苏公隐隐听到鼓声，心中疑惑：“莫不是有人告状？”

不多时，堂外公差班头项辰匆匆来报，只道是衙廊下有人击鼓。这项辰是密州本地人氏，年已四十，十八岁时承袭了父职，不知不觉间在密州府衙公干已有二十余年，自一名杂役做到了捕快，再到皂班班头。他双眉浓密，双目狡黠，腹部微腆，眉目之间隐含一丝深沉。或许是因为他在府衙公干的时日久了，或许是与官员相处久了，他的言行举止竟也沾了些官气。他先前行路时趾高气扬，到了苏公面前，却满脸媚笑，点头哈腰。那笑脸分明是装出来的，显得如此之假。

苏公瞥望了项辰一眼，心中顿生一丝厌恶。但苏公看到项辰的左手手腕并手背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时，又不免起了怜悯之心。那分明是一道刀疤，疤痕狰狞可憎，宛如一条蜈蚣。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，何其惨烈而痛苦，若伤势再重些，便要断腕断手了。府州县衙的公吏也恁地不容易，报禀公事，居无廩禄，进无荣望，只不过是為了生计养家糊口而已。尤其是那缉盗的捕快，颇有危险，常常受伤，甚至丧命。但同时，为了保住府史胥徒之位，又要与老爷大人厮混，学得官场上那狡诈习气，学得了阿谀奉承，学得了溜须拍马，学得了见风使舵，唯恐哪一日惹怒了老爷大人，轻则丢了饭碗，重则坐牢受罚。他等在威严的府衙老爷大人面前惶惶然，岂不正如朝中众臣在皇上面前惶惶然一般吗？

苏公想到这里，脸上露出一丝歉意的微笑，令项辰速去召集皂班公差。项辰领命去了。苏公放下茗碗，一旁的家臣苏仁急忙过来，替苏公束了革带，戴上幘

头。苏公与齐默濂一道赶往前堂。

二 先生失踪案

密州府衙大堂。廊庑下站立有一二十个好事者，这等人平日里无所事事，但闻听有人击鼓告状，便凑过来瞧热闹，然后将所见所闻四处传播，栩栩如生，其中又不免添枝加叶、添油加醋，宛然是他等亲自审理的案子。若遇着审理大案要案，这等人又不免呼朋唤友、拖兄拽弟，少则四五十人，多则上百人，甚是热闹。这等人应该可以称得上是新闻记者最初的雏形。

苏公上得公堂来，班头项辰已召集公差，耀武扬威站立两排，堂下跪着一人，却是个年轻妇人，约莫二十七八岁，身着一件灰裙，随意束着青发。这妇人面容俊俏，但苍白无血色，满脸焦急神色，又难掩对威严官府衙门的恐惧。

苏公拿起惊堂木，轻轻拍了一下，问道：“堂下所跪何人？家居何处？何事击鼓？”那妇人惶恐低头，急切道：“大人，民妇何氏，家居城中箭口巷。民妇夫家姓王，名率，在潍河书院教书为生，因着八日前，民妇的夫家无端失踪了。”苏公心头一愣，眉头微皱，喃喃道：“八日前，他无端失踪了？”又转念一想：八日前，岂不正是我到达密州城的前一日吗？

何氏点着头，忍不住伤心落泪，轻声呜咽道：“起初，民妇与家人只当夫家在书院有事忙碌。如此过了一日，不见他回来。不想书院教授反过来家中询问。那时刻，民妇及家人方知夫家不见了踪影，慌忙四下找寻，如此数日，凡是亲戚朋友家都问了个遍，无人见到，便是那两三百里外的亲戚家也去寻了。待到今日，民妇方才想起来报官，恳请大人深仁厚泽，施手相助。”说完，泪眼婆娑，额蹙心悲。

苏公听得真切，摸了摸下巴，思忖道：这失踪案大体分为两类，一类是自己因故出走；其次是遭人绑架逼迫，甚至已遭谋害。自己出走一类，或是因事情紧急时辰紧迫，来不及言明；或是犯下了祸事，躲避起来，不肯透漏半点风声。这教书先生王率无端失踪，会是哪一种情形呢？

苏公不动声色，问起了王率平日里的为人与行事习惯。何氏泣道：“夫家为人正派孝顺，往来相交都是正人君子，从不与人结怨。他在书院教书也是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。平日里总是朝出暮归，但凡有事，必定捎信回来，好令家人安心，从未发生过这等事情。此刻，家中婆婆兀自病倒在床，焦急万分。”苏公拈着胡须，眯了眯眼，思索着：依何氏所说，这王率非比那无赖或酒色之徒，八日不见踪影、没有音讯，确是超乎常理。看来，他自行出走的可能性较小，难道是他遭遇了不测？

苏公低头望着悲伤的何氏，问道：“你家王率平日里常与哪些人来往？”何

氏拭了一把泪水，道：“回大人，民妇夫家往来的朋友，有书院的张、李、武等几位先生，又有城中的郑子直郑相公。哦，民妇依稀记得，夫家失踪的前一日，他曾到郑相公家中吃饭，待到亥正时分方才回来。民妇记得他说及郑相公家的菜很好吃，对郑夫人的烹调手艺赞不绝口。”苏公蹙了蹙眉，问道：“你等可曾询问过郑子直？他可知道王率的下落？”问过之后，苏公心中暗笑：如此问话岂非是废话？他等定然是问过的。

何氏连连点头，又摇头泣道：“郑相公也不知情，这几日他兀自帮忙四处找寻民妇夫家呢。”苏公捋了捋胡须，又问道：“你家王率事发之前，可曾有何异常举止？”何氏咬着嘴唇，回想片刻，茫然摇了摇头，悲叹道：“与平日无二，民妇还记得，那日他去书院前，还逗了小儿，答应回来时定买两个糖人……却不曾想，他一去竟未回了……”

苏公微微点了点头，心中暗道：如此说来，王率是在书院出了事端，或者是从书院回家的途中出了事端！既如此，很有必要先将书院主教并先生传唤来问一问，想那书院耳目众多，定然有人见过王率。

苏公捋着胡须，蹙着眉头，正暗自思忖。忽然，他瞥见一旁的班头项辰神情怪异，项辰正眯着眼盯着何氏那张俊俏的脸。苏公心头一动：项辰神情怎地这般怪异？

苏公竟忘了思索王率之事，暗中察看起班头项辰来：但见项辰嘴唇微动，似在嘀咕甚么，又见他脸部的肉微微抖动了几下，分明是一种冷笑！他在冷笑甚么？苏公疑惑不解，不免顺着项辰的目光所望，还是那可怜兮兮的何氏。此番细看何氏，苏公心头猛然一震：那何氏雨打梨花，竟然显得楚楚动人！

苏公心头吃了一惊：此时此刻，自己心头怎地会有这种念头？难怪项辰的神情怪异了。但项辰的怪异神情似乎又另有深意？他那一丝难以察觉的冷笑，分明是对何氏的某种成见。哦，明白了，项辰分明是在怀疑何氏！王率若非自己因故失踪，必定是遭人谋害了。他一个穷教书先生，自然不是因为钱财被劫杀。何氏又说他为方正派孝顺，往来相交都是正人君子，从不与人结怨，如此暂且可以排除仇杀的可能。余下的情形，莫不是这何氏有了奸夫，奸夫淫妇密谋杀害了亲夫？

苏公假装思索案情，顺势瞥望了项辰几眼，心头暗道：项辰这等公差，头脑笨拙，办案断事常常依循经验，反而容易看到事情根本所在。不如我等，头脑思索太多，反而复杂了。我竟被何氏的假象迷惑，未曾想到谋杀之事。

苏公又细看那何氏，他举止端正，没有丝毫轻浮之相，悲伤之情似发于内心，并无半点造作矫情。望着毫无破绽的何氏，苏公心头忽然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，他隐隐觉得这桩看似寻常的失踪案非同寻常，后面似乎藏匿着某个巨大的阴谋，处置起来会相当的棘手。难不成他等构造了一个天衣无缝的阴谋？这何

氏有足够的不在场证见，自然可以轻易摆脱嫌疑。如此推想，其后必定另有一双狡诈而阴险的手！

苏公不动声色，问道：“何氏，你可知道何人最后见着你夫家王率？”何氏用一方手帕擦拭着泪水，呜咽道：“据民妇所知，潍河书院的武兢先生说过，夫家失踪那日，约莫是申酉时分，他二人自书院出来，同行回家，后来，武先生与夫家分了道。”苏公闻听，心中一动，遂抽出一支令签，令公差向大速去城北五里外的潍河书院，传唤教书先生武兢前来。向大领命，引一名公差急急去了。苏公又抽出一支令签，令公差毕德传唤王率的好友郑子直。

闲言少叙，约莫一顿饭时刻，毕德引郑子直到来，因着郑子直住在城中，故而先到。郑子直进入大堂来，快步上前，俯身施礼，道：“草民郑子直拜见知州大人。”说完，侧眼瞥望了一旁的何氏，微点额头示意。

苏公微眯双眼，细细打量：这郑子直年约四十，身着一件蓝袍，制作精致，一尘不染；他头发稀疏，黑发中夹杂着少许白发，束着一条白色帕头巾；他面容平淡，双眉微蹙，举止稳重，颇有几分儒雅风度。

苏公看在眼里，和颜悦色，问道：“郑子直，本府今唤你前来，乃是因你的好友王率无端失踪一事，还望你协助本府，一道找寻回王率。”郑子直连连点头，道：“大人宅心仁厚，草民乃王率好友，自当尽力。”苏公点头道：“郑子直，你与王率是好友，可知他平日里有甚么仇家？或是有甚么隐秘之事？”郑子直蹙着眉头，眨着眼皮，思忖片刻，茫然摇头，道：“回禀大人，王率为人讳树数马、廉正宽厚，从未有过甚么仇家，也不曾听说有甚么隐秘之事。”

苏公摸了摸额头，又问道：“听说王率失踪的前一日曾到过你家，可有此事？”郑子直稍有迟疑，点头道：“回大人，确有此事。因着那日草民买了两尾鲜鱼，书院散学后，草民便邀了王率一同吃鱼。”苏公问道：“那一刻，王率的言行举止可有异常？他与你说了些甚么话？”

郑子直茫然摇头，道：“那日，草民两个从书院出来，一路谈笑，直到草民家中。草民将那两尾鱼交给拙荆烹饪，待到鱼熟上桌，草民又取出了一坛藏有五六年老酒。我二人举杯畅饮，他谈笑风生，与平日里一般，并无丝毫异常。这王率但若多饮几杯，话语便多了，说了些书院里的闲事，又说了些东君街的事情，还大肆美言了拙荆的手艺。哦，草民还记得，他闻听说苏大人将来我密州，甚是高兴，他还说大人乃是千载难逢的好官。草民两个饮酒到酉戌时分，他恐家中婆娘挂念，便告辞回家了。草民与他交往多年，深知其秉性为人，他若是多饮了酒，心中便藏不了愁结，要一吐为快。草民实在看不出他有何异常。次日他竟无端失踪了，今回想起来，草民心中也甚是疑惑不解。”

苏公捋着胡须，眯着眼睛，又留心察看郑子直的面目表情，揣测他有无说谎骗人。若王率非因自己缘故出走，遭他人胁迫或是被谋杀的可能性甚大。若是谋

杀，凶手必定是与王率相干之人！他的好友自然脱不了嫌疑，或许正是某位所谓的好友至交，平日里常来常来，与王率的浑家何氏眉目传情，暗中勾搭成奸！因着偷情时，无意间被王率撞上，奸夫淫妇顿起杀心，合伙杀死了王率，又隐匿了尸首，造成了一桩离奇的失踪案。如此推想，倒也合情合理。从郑子直与何氏的言语推测，王率失踪前一日，并无异常，那么致使王率失踪的原因应发生在他失踪的当日！若无任何前兆，除非事发突然。莫非王率因为目睹了某桩罪恶而被杀灭口了？

苏公又问道：“次日，亦即王率失踪那日，你在书院中可曾见着他？”郑子直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回禀大人，那日吃午饭时草民尚还与他在一起。不过午饭后，草民因着岳家有事，便告假到岳家去了。却不曾想……”郑子直哀声感叹，眉目间流露出一丝忧愁。

苏公微微点头，淡然问道：“从你家到王率家，约莫有多少路程？”郑子直皱了皱眉，思索道：“依着往日我等行走的路线，约莫有四里路程。”苏公又问了些闲话，料想问不出紧要线索来，道：“如此，先谢过郑先生了。还望郑先生留心些个，但有与王率相干的事情，无论大小，速来报知本府。”郑子直点头称喏，拱手施礼，又冲着一旁的何氏拱了拱手，道：“弟媳且安心则个。”说罢，退身下去。

这时刻，有公差入堂来报，原来是潍河书院教书先生武兢已传唤到堂外。苏公遂令将武兢带入堂来。不多时，公差向大引着一名男子进来。那男子约莫三十四五岁，身着一件青色长袍，脸型清瘦，些许短髭，双眼凹陷，眼珠微凸，又不时眯着眼，似看不清面前的人物。他不卑不亢，但举止稍显拘谨，上得前来，拱着手，慢慢弯腰施礼，言语斯文道：“晚生武兢拜见知州大人。”

苏公看着这孤傲而又有些迂腐的教书先生，淡然道：“武兢，本府唤你前来，非为他事，乃是为了潍河书院教书先生王率失踪一事。闻听说，你与他乃是好友，他无端失踪，不知你有何见解？”那武兢闻听，官府传唤与自己并无重大干系，稍有宽心，慢吞吞道：“回禀大人，晚生也正为此事焦虑不安，可惜寻了数日，没有丝毫音讯。晚生思前想后，此事端的有些蹊跷，一个大男人怎地会无端失踪了呢？又非妇人孩童，绝不可能被人拐卖走。”

苏公面无表情地看着那武兢：他眼色怪异，想必有些近视，料想他不曾看清楚旁边的王率浑家何氏。绝不可能被人拐卖？恁地可笑，这等话语还待你说？不过他倒是说了一句实话，谁会去拐卖一个大男人呢？拐子自然不会，但或许是熟人？拐者，含诱骗之意。或许是某个熟人诱骗了王率也未可知？

苏公淡然问道：“本府闻听，王率失踪那日，他曾与你一道自书院出来，同行回家？武兢，可有此事？”武兢连连点头，道：“正是正是。待听说他那日失踪了，晚生心中还在纳闷，他怎地会在回家路中无端不见了？”苏公问道：“武

兢，你且将前后细细道来。凡如你二人在书院时如何结伴？自书院出来后的路途中，你二人又说了甚么话语？途中可曾遇见了甚么事端？你二人是在何处分手道别的？”

武兢闻听，不由一愣，苏公这一连串的问候令他有些紧张，那问话咄咄逼人，若是回答不上，岂非有隐瞒欺骗之嫌？事隔多日，这么多事情又怎地记得清楚？武兢惶恐不安，抬头望了望苏公，嘴唇抖动了几下，似乎想说甚么，忽又闭上嘴，脸色涨得通红。

苏公看得清楚，缓和了口气，捋着胡须，蔼然道：“武先生，你休要着急，且慢慢想来，想到甚么便说甚么。你的言语，或许隐藏着王率失踪的端倪。”武兢听到苏公这话，连连点头，露出一丝歉意的笑容。这新任的知州大人竟如此和气，倒大大出乎他的意料。因着武兢极少与官吏往来，在他看来，那威严的官府衙堂上，大人与公差都是楞眉横眼、狼顾虎视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武兢稍稍理了思绪，回想道：“那日，书院散学后，晚生收拾了笔砚，出门正逢着了王率，他也正准备回家，晚生两个便同了路。出了书院，晚生两个一路说些书院里的闲事，因晚生家住在城西北八里外的七里铺庄，王率家在城北门口，走了约莫两里路，晚生两个便在三岔口分了道。一路之上，并未遇见甚么事端。”

苏公疑惑道：“你二人在三岔口分道？王率自回城北家中？”武兢皱着眉头，喃喃道：“确是在三岔口，那处离城北门还有三里路。晚生猜想，王率或许是在这三里路途中出了事端。”苏公问道：“王率随身有无携带物什？”武兢回想道：“只有一个书囊。”苏公问道：“你可知他书囊里装有甚么物什？”武兢不假思索道：“书囊中无非是笔墨纸砚、书卷之类。是否有无其他，晚生便不知晓了。”

苏公闻听，又忍不住拈起胡须，眯了眯眼，问道：“这条道上来往的人可多？你等在路途中可曾遇着甚么可疑的人？”武兢微微摇头，道：“那时刻，路上往来的人甚少，学生早已回家。晚生记得清楚，一路上不曾遇着甚么人。哦，晚生想起来了，晚生两个的后面似乎有两个人。”

苏公以为，王率无端失踪，时辰、地点、目击者尤为重要，若王率果真是遭人胁迫、袭击，那么事端应发生在与武兢分手之后的三里路途中。当然，前提是武兢不曾说谎。若这武兢就是凶手，则另当别论。除了人为缘故，还有可能是王率自己藏匿起来，但他为何藏匿？这其中的原因尚不清楚。一切有如一团迷雾，模糊不清。

苏公幽然叹息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两个甚么人？”武兢茫然摇头，皱着眉头，思索道：“晚生依稀记得，出书院大门时在树林中见到两个人，后来在分岔路口处，晚生曾无意回了下头，看见身后不远处跟着两个人。”苏公一愣，追问道：“你可曾看清那两个人的面目？你在书院门口见到的两个人，是否就是回头再看

到的两个人呢？”

武兢摇了摇头，神色尴尬，道：“不瞒大人，晚生双眼不佳，看不甚清，只是见到有两个人而已，以为同是行路人，也未曾留心在意。蒙大人问起，晚生方才想起来，但不知有无干系。”苏公问道：“你可曾记得这两人的高矮、胖瘦、衣着？”武兢茫然摇摇头，这等与自己无关的事情，哪个会刻意留心？何况又过了八日，哪个还能记得？

苏公谢过武兢，武兢拱手施礼，退下堂去。苏公又好言劝慰何氏，遂令公差去请画师，不多时，画师到来，依据何氏描叙画下王率的面影，这王率今年三十有三，身高五尺六寸，体型单瘦，脸型稍长，无胡须。苏公遂发下寻人告示，并通告府辖诸县，竭力找寻王率。何氏泪流满面，拜谢苏公，随公差出堂去了。

三 兄弟起争执

正待退堂，却听到堂外廊庑一阵嘈杂喧哗，苏公不免好奇，探头张望，询问何事。早有一名公差来报，原来是围观的好事者中间有数人在争吵对骂，口口声声要告状，被公差挡在了外面。苏公复又坐下身来，笑道：“自古以来，哪有官府不准人告状的道理？若不准人告状，那还要我等官吏做甚？”挥了挥手，令人将告状者带进大堂。

不多时，公差引着两男两女进来，这倒令苏公有些意外。那四人，一男一女分做两旁，怒目相视，约莫三四十岁，农夫农妇装束，头发零乱，那两个妇人口中兀自嘟嘟囔囔、嘀嘀咕咕。苏公细看那两个男子，面目颇有几分相似，心中猜想：这四人应是兄弟妯娌。

四人跪下身来，苏公稍加询问，果然是两兄弟与浑家，兄长唤做廖祥春，浑家申氏，弟弟唤做廖祥夏，浑家粟氏，居住在城东外五里的廖家庄，早些年父母双亡，兄弟便分了家，各自立业。苏公望着怒气未消的廖氏兄弟，心中不免哀叹，兄弟之间当伯歌季舞，相互友爱，何事竟致使他两个成了冤家对头？

苏公不由板着面孔，一拍惊堂木，厉声道：“你等何事对簿公堂？细细道来！”廖祥春的浑家申氏闻听，急忙手指弟弟、弟媳，气呼呼道：“青天老爷，他二个无端生事，还动手打人。”廖祥夏夫妇闻听，随即反驳，指责廖祥春夫妇暗施阴谋诡计，造谣惑众。廖祥春夫妇不肯示弱，指责廖祥夏夫妇蛮横霸道，挑拨是非。四人声色俱厉，互相指责，各不相让，只差动手对战。

苏公猛一拍惊堂木，厉声道：“公堂之上，岂可任尔等如此咆哮放肆！”遂抽出一支令签来，高高举起，做欲掷下之状。苏公这一举动令廖家四人惶恐不已，顿时杜口吞声，不敢再言。苏公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尔等若再藐视本府，先拿下各杖击二十棍！”廖家四人面面相觑，噤若寒蝉，唯唯诺诺。

苏公板着面孔，道：“廖祥春，常言道，长兄若父。你不思关爱，竟致兄弟阋于墙外，恁地不知羞耻。本府且先问你，你兄弟究竟因何争执？且如实说来。”廖祥春连连点头，又瞥了弟弟、弟媳一眼，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，似乎抢占了先机。他稍做思索，道：“青天老爷，小人夫妻两个素来老实忠厚，从不多舌多事，廖家庄人人知道。这次确因他两个欺人太甚，小人夫妻两个实是忍无可忍，方才不顾了兄弟情分，闹到了老爷的大堂。”

廖祥夏夫妇闻听，愤然作色，又想发作，但瞧着苏公板着面孔，只得强忍怒火。苏公冷笑道：“大胆廖祥春，且如实回答本府问话，你兄弟妯娌因何争执？休要自夸及说些无关紧要的皮毛小事。”廖祥春点头称诺，又不免愤愤道：“青天老爷，事情是这样的：今日，小人夫妻两个在田中忙活，他夫妻两个忽然来了，破口大骂。小人夫妻两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但他二人骂的委实难听，小人夫妻两个便还了嘴，对骂起来。骂了甚久，小人才听出原委，原来他家山林中栽种的两株桃树被人拔了，疑心是小人夫妻两个所为，便来无端责骂。小人夫妻两个平白无故，怎受得了这般窝囊气？恳请青天老爷评个道理。”

苏公心中苦笑，俗话说兄弟如手足，今日为了两株桃树苗竟争执对骂，闹到了府衙公堂之上！可想而知，平日里他等怨怼已深，但有事端便疑心猜测对方。苏公不动声色，瞥眼望廖祥夏夫妇，问道：“廖祥夏，本府想听听你的话语，你且如实道来，不可编造，不可隐瞒。”

廖祥夏早已急于辩白，连连点头，道：“青天老爷，小人绝不敢编造隐瞒，若有半句假话，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。前些日子，小人在自家山林栽种了十余株桃树，因着前两日岳母七十大寿，小人与浑家便去祝寿，前后忙了三天，到今日方才回来，小人到山林中一看，却发现两株桃树被人拔了。而后，小人却发现他家的山林栽种了好些桃树。天下哪有这般巧的事情？小人猜想，定是他拔了小人家的桃树，栽种到了他家山林中。”粟氏忍不住插话道：“庄中有人说，曾看见他夫妇两个在山林中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做甚么。”

苏公望着廖祥春，问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兄弟两家都在山林中栽种了桃树？”廖氏兄弟如鸡啄米般连连点头。苏公问道：“你兄弟两家的山林是否毗邻？”廖氏兄弟点着头，廖祥春道：“那片山林是父母传下来的，小人兄弟分家时一分为二，东头归小人，西头归他家，中间以三根木桩为界。”苏公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廖祥夏，你可记得你一共栽种了多少株桃树？”廖祥夏道：“回老爷，小人记得清楚，一共栽种了十八株桃树。”苏公问道：“你那桃树苗哪里得来的？”廖祥夏道：“回老爷，那桃树苗是小人从潍河边的桃园庄李老汉手中买来的，两文钱一株。老爷要是不信，可着桃园庄的李老汉来问。”

苏公微微点头，望着廖祥春，问道：“廖祥春，你家一共栽种了多少株桃树？树苗从何而来？”廖祥春支吾道：“老爷，小人家的桃树是从岳家弄来的，

具体多少株，小人记不清了，估摸有二十株吧。小人岳家还有好些桃树苗，任小人去扯，分文不要，小人怎会稀罕他家的两株呢？”苏公点点头，心中暗道：廖祥春所言也有道理，如此推想，廖祥夏家不见的两株桃树或许是被过路人拔去了。

那廖祥夏急忙道：“老爷休信他那鬼话！自己栽种了多少树，心里竟没有个数，谁人肯信？分明是在敷衍老爷。”那廖祥春闻听，指天画地，赌咒发誓道：“老爷，小人若是偷了他家的树，断子绝孙，出门掉沟里淹死，行路被毒蛇咬死！”

苏公将那惊堂木一拍，问道：“廖祥夏，本府问你，那被拔的两株桃树可是依着山边路旁？”廖祥夏连连点头，道：“老爷说的是，那两株桃树本在山路旁，一眼便可望见。”苏公捋了捋胡须，又拍了一下惊堂木，道：“廖祥春、廖祥夏兄弟听判，此案甚是简单明了，那两株桃树苗分明是被贪心的过路人拔去了。常言道：一尺布，尚可缝；一斗粟，尚可舂。你兄弟二人怎不能相容？区区一桩四文钱的小事，吵闹争执，互不饶人，竟然闹到了府衙大堂！如此令旁边的好事者瞧热闹，落下笑柄。你等父母在天之灵，亦无颜面。本府以为，你二人当和睦相处、友爱互助，脊令在原，兄弟急难。”

廖祥春、廖祥夏兄弟无话可说，唯唯诺诺。苏公挥了挥手，示意廖氏兄弟妯娌离去，而后瞪了瞪左右窃笑的众公差，笑道：“莫非你等还想瞧热闹不成？退堂！”

四 东君阁掌柜

午饭之后，天气稍闷，院外林中的鸟雀唧唧喳喳，上下跳跃，好生欢快。一簇鲜艳的花丛旁边，放置着一把竹椅，竹椅旁边有一个竹几。苏公正坐在竹椅上，展开一幅偌大的卷轴，仔细看着。那卷轴正是密州府城图。齐默濂站在一旁，细心指点，凡如境内地形、庄镇、山水、道路、街巷、古迹、隘口、土产等等。

原来，苏公素来有个习惯，但凡到得一州一县，先寻来地图细看，牢记于心，然后觅机游赏。因着今日公堂上那桩离奇的失踪案，苏公分外留意潍河书院。这地图轴上果然标记了潍河书院，自城北门主道分支，往潍河方向有一条道，可到达潍河书院。这道路的中途又岔开一条道，弯弯曲曲，果然可到达城西北的七里铺庄。苏公察看岔路口至北门主道一段，用手指轻轻点划着，低声嘀咕道：“难道王率真的是在这一路段遭遇了不测？”齐默濂望着地图，思忖道：“有可能。”

正言语间，家人苏仁自曲廊过来，手中拿着一张名帖，走近前来，将名帖呈